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注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

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
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
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
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
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十二

經部

孟子卷一

宋 朱子 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馬

千取百馬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去乘

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未有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

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其下化之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親戴於己也結上文兩

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

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

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

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

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孟子見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音樂

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

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

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音巫

棘鹿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

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能卹其民則○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

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

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
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
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

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

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為盡心焉則未矣

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

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
窠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

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此為王

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

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

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芋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芋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

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以徒杖也

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

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音俑

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梁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

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

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

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

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

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

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

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

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

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

定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能

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與猶歸也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
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

扶淳音勅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
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勃然興起貌禦
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
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
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
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
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曰君皆以不嗜
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

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
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借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

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穀鯀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

齧音核舍上聲穀音斛鯀音速與平聲○胡齧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

其釁郡也穀鯀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

穀鯀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牛卽不忍其穀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以言

羊易牛其迹似客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

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

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

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

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

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而推之也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

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

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

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

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
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

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

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

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

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

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

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

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

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

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

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

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

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

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

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

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

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

而求魚也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

幸之人也已語助辭闢闢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

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

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

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
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
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

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訐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

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

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

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禮義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

然矣因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

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

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

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

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

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猶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

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

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

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

言樂

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頰子

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

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

也所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

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也與傳謂古書

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
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
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

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

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

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

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

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邇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

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

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與衛

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

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

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

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

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

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

湖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僻皆山名也
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

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

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

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
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
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

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

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

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

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

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

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

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

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

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

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

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

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滯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滯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

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奇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

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

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

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

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遠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當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益惑

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

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

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二必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

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

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王

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

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

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

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

不可不
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

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

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

傳直惡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

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

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

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

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

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

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

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

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

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

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王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

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齊人伐燕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

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

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門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

意得矣

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

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
指齊王也

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
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

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美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
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

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

累力追反○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

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

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少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

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穆

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

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

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

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

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

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

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

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逼己而恐也孟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幽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

見下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

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倣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

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
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
市人衆而
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

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
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

滅君死之正君請擇於斯二者則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
也正謂此也

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
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
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

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
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
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
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

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
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

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
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
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

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

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

五

孟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十三

經部

孟子卷二

宋 朱子 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

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

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增○楚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

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曰孟子

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爲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

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

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

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

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磁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磁音茲○磁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

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

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

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
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

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

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

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

賁血氣之勇也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

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

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

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

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爲得其要也昔

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禮弓曰古者冠縮縫

今也銜縫又曰棺束縮二銜三
喘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

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既曰志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

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

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
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
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

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
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
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
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
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
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

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

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葷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

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
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

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
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顛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
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
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
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
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
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小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
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

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振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誠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

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

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

宰我子貢善爲說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有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惡是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

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

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

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

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汙

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

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

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

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

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非仁也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

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

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開○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綱音稠

繆武彪反○詩幽風鷓鴣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綱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

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

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

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前解見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

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

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

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

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

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
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
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
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
之
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
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
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
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
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
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
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
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
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
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焉。○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其理亦猶是也。

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

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

生匠者作爲棺椁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

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

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

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

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

已矣

中去聲。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

而忌賢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

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

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

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

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

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

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

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
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

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趨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

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

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

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

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

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

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名孟子故孟

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

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

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

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

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

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

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聲反長上聲○慊

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大有爲之。

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

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

倍於常者一
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
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

贖徐刃反。○
贖送行者之

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

不受

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

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度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

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

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

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

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

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

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
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

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
現爲

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
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
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孟

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

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

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

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

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
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

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
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
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

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

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

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

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

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忤乎

比必二反忤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

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

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

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
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
解見

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
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
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
之言則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
燕人共立太子

誤矣

平爲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

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

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

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

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

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

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

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

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

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

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
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

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

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

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

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子

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

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

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

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

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

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

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

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

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音扶舍

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

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

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

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 修

膳錄監生臣王 詢

膳錄監生臣梅 德